

生態與宗教

安希孟

生態危機使人們的基本態度變得引人注意，這導致對西方毀壞土地的傳統追根溯源。大衛·斯普林（David Spring）和埃林·斯普（Eileen Spring）在《歷史上的生態與宗教》中，綜述了對這一爭論的各種看法。（註一）

生態問題中的宗教因素

利恩·懷特（Lynn White）在《我們時代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中把環境問題主要歸咎於猶太——基督教傳統，認為《聖經》談到人要掌管大地，這是人類操縱自然的一個思想根源。他認為，《聖

經》剝奪了自然的神聖性，使人類把自己看作有權隨意利用自然的霸主。他說：「過去，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現在，他成了自然的剝奪者。」人類根據《聖經》的信仰，認為可以任意發展一種技術（比如農業技術），把土地僅僅當作原料來處理，因此，北歐農民發明了一種非常笨重的犁，需要八頭牛來牽拉，然而他們根本沒有料到，這種犁粗暴地撕裂著土地，懷特說：「現代技術及其對自然的粗暴態度，主要是由這些北歐農民的後代造成的，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懷特如此全面地抨擊基督教對自然的態度，很

快引起強烈反響。詹姆斯·巴爾（James Barr）而為《聖經》辯護，他指出，懷特對聖經的理解有問題。（註一）劉易斯·孟科列夫（Lewis Moncrief）這一位不太注重神學的分析家，也否認單憑宗教就可以形成一種社會生態觀念。（註三）對比較文化感興趣的地質學家段毅夫則強調一個經常被人遺忘的事實，即神學或一套社會理想對實際生活的影響其實是微不足道的。中國人對自然的尊重本身就是例子，他說，你如果閱讀中國詩詞和哲學著作，就會發現東亞似乎是生態的天堂；然而，事實上中國人往往濫用土地。比如，在中國毀壞樹林是一個老問題，破壞景觀，也造成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註四）

勒內·杜勃斯（Rene Dubos）發展了段毅夫的觀點，他指出，在解決生態問題的條件中，氣候是起決定作用的（註五）。這意味著，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應用同樣的技術，在一個地方可能造成破壞，而在另一個地方幾乎沒有什麼損害。因此，土地資

源的耗竭對哈拉帕、瑪雅、高棉、特奧蒂瓦坎（註六）文明來說是不幸的，但沒有根據證明他們比其他民族更粗暴地對待土地。再者，他們的文明也不是由《聖經》決定的。可以看出，宗教對生態的歷史影響是複雜的，有爭議的。但是，大多數學者認為，最大的災難是由頑固的人類中心主義態度造成的。

儘管最優秀的基督教思想本來不贊成這種態度，但是，實際上在許多西方人士看來，似乎世界是人類的私有財產。當前最好的糾正辦法是：要麼恢復基督教原有的管理意識，要麼回到異教尊重大自然的態度上，但無論怎樣，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宗教對生態的未來具有重要的作用，因為我們如何解決能源和食品問題，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美好生活。

佛教經濟學

維廉·拉福勒（William La Flear）（註七）指

出，日本本土神道教促使日本佛教徒承認：一切動植物和樹木都具有佛性，十二世紀的僧侶和詩人西行（Saigyō）（註八）認為，自然是終極實在的最權威的象徵。在西行的詩句中可以看到日本思想的特點：自然比人類更接近佛性，因為自然無須為覺悟而奮鬥。當然，大多數崇拜東方自然主義的西方人沒有真正領會佛教的「覺悟」理論。不過他們卻看到西行的優美詩句所描繪的東西：自然中有一種「完美」、一種蒙福的非自我意識狀態。如果我們要實現完美與和平，就應當在自己身上摹仿自然，效法自然，迷失在自然中，或服從自然，才能進入超人的完美。

在把東方宗教與人類經濟學相結合方面，舒馬赫（E.F.Schumacher）成了生態的「保護神」。他的經濟學是穩態經濟學。舒馬赫曾作過英國煤炭董事會董事長和第三世界國家顧問，這些實際工作經驗對他的經濟學研究十分重要。他指出，我們正以驚人的速度吞噬著我們的非再生性能源。與舒馬赫

有密切聯繫的蘇格蘭貝德協會，在所有權與勞動力之間進行了合理調節，它足以取代資本主義的冒險事業所依賴的枯燥與不平等。（註九）

然而，舒馬赫方案的核心還是他的「佛教經濟學」。他指出佛教徒的看法是，勞動至少有三種功能：使人獲得利用和發展才能的機會；使人通過與其他共同參加一項任務，克服自私自利；提供適合生存所必需的商品與服務。（註十）

這種看法同西方大多數人的理論背道而馳，因為它把人看得高於生產和利潤。事實上，佛教的簡樸，就是醫治西方複雜社會所滋生的醜陋與奢糜的良藥。舒馬赫說：「既然消費只是人類的一種手段，我們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消費求得最大限度的福利，例如，衣著的目的既是禦寒和美觀，那麼，我們的任務應該是花費盡可能少的力量來實現這個目的，即每年耗費最少量的布疋，採用投入勞動力最少的款式。勞動力投入愈少，留給藝術創造的時間就愈多。比如，如果將一塊沒有裁剪的衣料作成精巧的

皺折，可以給人以美得多的感受，那麼像現代西方那樣去追求複雜的裁剪，那就很不經濟了。」（註十一）

舒馬赫是「佛教經濟學」的倡導者，他認為在緬甸這樣的國家裏，有著我們急需的精神療法。他認為，幾乎所有的宗教都崇尚簡樸和非暴力，沒有一種宗教不會認為勞動應當為人類造福，因此，他的經濟學的佛教特色很容易用基督教的福音或聖經的術語來表達。更重要的是，他呼籲改用新的方法思考和勞動。這一點正是宗教徒所承認的。

建設一個可持續的社會

要建設一個可持續的社會，無論單靠技術，還是單靠政治，都是不行的。當然，政治和技術是關鍵因素，但還應當有第三個因素，即新的世界觀，包括價值和態度的重大轉變。新的世界觀是這樣一種世界觀：徹底改變當今人類以「準宗教」的態度篤信「經濟增長」。這種新的世界觀面臨雙重任務，

一是批判人對自然、地球和世界進行統治的倫理；二是建立一個新的倫理體系。斯蒂沃斯（K.J. Stivers）認為在這方面，基督教還是大有作為的。（註十二）

新世界觀的出發點是欣賞自然。現代人只講擁有，不講欣賞。欣賞就是與對象交流，承認對象包含主體性、精神、奧秘，而不是死寂的客體。哲學和神學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也是由此出發的。它們都對自然採取欣賞態度，強烈譴責視自然為工具的觀點。哲學或神學的重建應當以糾正這種失衡開始。（註十三）這種失衡是由於西方文化片面地強調「人是萬物的尺度」造成的。以神學角度來看，基督徒可以從各方面發揮作用，使人們重新欣賞自然，過去，神學和信仰過份強調上帝與人，而忽視了自然。

在基督教傳統中，自然界根本沒有恰當地位，沒有受到同樣重視。即使受到重視，也只是被當作處於次要地位的工具。過去，基督教在科技應用及

經濟擴張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由於強調《創世紀》中關於征服和統治的主題，由於認為自然不具有神聖性，由於信奉自然神學，基督教助長了經濟增長賴以實現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人類對自然的支配觀念主要是由基督教造成的。在近代，基督教默許了對自然的剝奪。

基督教應當重新評價《創世紀》中關於支配和管理的主題。在古代希伯來人看來，支配和征服地球是一回事，在現代，自然界諸神不再像對古代希伯來人那樣構成威脅，因而，《創世紀》的主題成爲人類偶像和偶像崇拜的理由。現在，我們應當放鬆對自然的征服。「支配」不應該理解爲「破壞」，它意味著以愛護的態度管理。支配意味著管理，管理即照顧地球和關心人類。當然，「管理者」也可以被理解爲奴隸監管者。但不能以此爲根據反對聖經中的含義。管理者的身份是人與自然的真正關係，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也處於自然之外，控制自然，有能力干涉自然，因而對自然的干預是不能

取消的。僅僅否定超越性，而回歸自然，於事無補。《創世紀》和傳統教義更強調珍愛，保護自然，履行正當的管理者的職責。

我們的社會普遍相信一種含蓄而隱形的「發展宗教」（Implicit religion of Growth）（註十四）及與此相應的對自然的開發利用。至於這一宗教是繼承基督教，還是背離基督教，目前尚在爭論不休。

對這一含蓄的隱形的宗教的懷疑造成觀念危機，這種危機是深刻的宗教危機，因爲我們在追求富裕的同時，喪失了宗教情感。關於危機的認識已進入我們深層的自身身份中。無論是基督教徒還是人文主義者，都付出昂貴的代價承諾了這種「發展宗教」。他們都喪失了自己的精神與先知的傳統。現在可以把這種「發展宗教」看作是一種偶像崇拜，看作是人類的另一種自傲，人類貪得無厭，盡量剝削自然，使人類現世活動失去了深層的宗教價值。基督徒認爲，上帝號召在耶穌基督之中悔罪與和好，它要求考慮人的基本要求，考慮人對衣食住行及健康

的追求，考慮使人有可能合作與進行創造性勞動的解放的上層建築，考慮擺脫富裕生活（它具有奴役力量）。

當前的環境危機以及人類面臨的未來災難是上帝對人類的「警示」。然而當前的苦難並非最後的結局。死亡孕育著新的生命。基督教認為耶穌基督已經廢除了奴役人的力量，人們可以自由地改變我們的道路而不必擔心受到審判。

勞動倫理

此外，人們對勞動，消費和富裕的態度，也必須加以改變。基督教認為，應當戳穿科學技術神話。爲了抵制技術結構的影響，就應當提高非技術性、非經濟性價值的地位。

大量生產和以機器代替人的勞動，這造成許多弊病。舒馬赫認為，應當把「中間技術」（註十五）作爲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舒馬赫稱之爲「具有人道面孔的技術」。（註十六）因爲它爲勞動力密集

的生產體系提供了一流的生產工具。

「大量生產體系」（the system of production by the masses）是充分用所有人類所擁有的寶貴資源，即他們聰明的頭腦和靈巧的雙手，並爲他們提供第一流的生產工具。大量生產的技術在本質上是粗暴的對生態造成破壞，以非再生資源角度來說，它是自我毀滅的，它使人變得遲鈍。群眾性的生產技術由於運用現代知識和經驗，有助於分散管理，符合生態規律，在使用稀有資源時較爲謹慎，它的目的是爲人類服務，而不是使人類成爲機器的奴隸。（註十七）

舒馬赫十分強調人的勞動，因此，與新教的工倫理相關的態度就是恰當的。如果強調先進技術，那就應制定閑暇倫理和產品分享倫理。令人感到焦慮的是，如果人們認爲沒有必要爲公共福利而勞動，那就會因爲感到沒有意義而死亡。

舒馬赫認爲，現代技術剝奪了人類最喜歡的那些勞動，剝奪了使用雙手和大腦進行的有益的創造

性勞動，而把大量零碎的、人類所不喜歡的工作留給人類去做。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人類是具有雙手和大腦的生物，最大的快樂就是進行創造性的、有益的、富有成果的勞動。馬克思曾預言，現代人限於生產有用的東西，但是生產太多有用的東西，會造成太多無的人。「想一想真正勞動的治療價值，想一想它的教育價值吧！」「每一個人都可以享受現在最稀罕的特權，都有機會使用自己的雙手和大腦以及精良的工具，在自己的時間裡進行有益的生產性勞動。」（註十八）勞動是人類稀有的特權。

創造性勞動有益於人的身心健康，而無所事事、過度優悠會導致人的邪惡與犯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現代技術的發展把勞動過程變成單調、乏味、簡單的機械勞動，把許多富於創造性的工作交機器和電腦，而勞動者卻變成邪惡的自由人。羅馬教宗庇護十一世說：「上主在人類有了原罪之後仍然為人類身心的利益規定下來的體力勞動，在很多場合下變成了邪惡的工具，死的物質從工廠裏出來時變

活了，而人在那裏卻腐化和墮落。」（註十九）

舒馬赫因此提倡「走回頭路」做「回頭浪子」（home-comers）。迷途知返即復返、回歸、返樸歸真。他認為，回頭者有一種宗教意味，因為他敢於對時代的風尚和狂熱說一聲「不」。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最恰當地說明了「回頭是岸者」的處境。佛教中的回頭是岸說的是擺脫世俗物欲的苦海，聖經登山寶訓說：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主。」

（註二十）

這些教訓對我們今天的人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是虛心的人，不是神人；我們有很多事情使人哀慟，而沒有進入黃金時代；我們需要溫柔的態度，非暴力的精神，並且小的是美好的；我們必須關心

公平，讓正義取勝。所有這一切，只有這一切，才能使我們成爲使人和睦的人。」（註廿一）

舒馬赫認爲，二十世紀的人已不大可能發現前所未有的新真理。他認爲，真理是用宗教語言表達出來的，而今，這種語言對大多數人已變得無法理解。語言是可以改造的，並且無損於其真諦。舒馬赫認爲，在全部基督教傳統中，關於四種道德的教義最適合於現代人的困境，這四種道德是：慎思、公平、堅毅、克制。其中，慎思是後三者之母，它與小器、自私、斤斤計較正好相反，而要達到慎思，就要採取冥想、沉思、默念、抑制自私欲望。所謂克制，就是知足。

註釋：

- 一．大衛·斯普林和埃炎·斯普林編輯的《歷史上的生態與宗教》（1974年）。
- 二．詹姆斯·巴爾「人與自然生態論戰與舊約」，刊於斯普林編輯的《生態與宗教》，頁38-75。
- 三．劉易斯·孟科列夫著「我們生態危機的文化基礎」，刊於斯普林編輯的《生態與宗教》，頁76-90。
- 四．段毅夫著「生態態度與行爲之間的矛盾」，刊於斯普林編輯的《生態與宗教》，頁101-104。
- 五．勒內·杜勃斯著《方濟各派的天然資源保護主義與本篤會的管理意識》，斯普林編輯的《生態與宗教》頁114-136。
- 六．哈拉帕人，印度古代民族之一，特奧蒂瓦坎，古代文化遺址，位於墨西哥東北四十八公里處，五世紀達於鼎盛，八世紀遭焚毀。
- 七．維廉·拉福勒「西行與佛教的自然價值觀」，刊於《宗教史》第13卷第2期，1973年11月，頁93-128；第13期，1974年2月，頁227-248。
- 八．西行（1118-1190），日本詩僧，以熱愛大自然和虔信佛教爲主題，後世稱爲「歌聖」。
- 九．見舒馬赫著《小的是美好的》（1973年），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5年出版。

十・同註九，頁32。

十一・同註九，頁34。

十二・斯蒂沃斯 (Sivers) 美國太平洋路德宗大學宗教學教授。參閱《可持續的社會：倫理與經濟增長》，西敏寺出版社，1976年。

十三・欣賞與擁有，是對待自然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欣賞即讚美、分享、參與，成爲對象的一部分。擁有、佔有、奴役、支配與據爲私有，是現代人世俗態度中最壞的傾向。

十四・盲目發展，把發展放到一切工作的首位，這是世俗社會的「準宗教」、「類宗教」或「隱形宗教」。

十五・中間技術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指介於先進技術與原始技術之間的技術，介於鐮刀和拖拉機之間，非洲切刀與聯合收割機之間的技术。

十六・同註九，頁89-108。

十七・同註九，頁104。群衆性的生產體系指充分

使用人力的生產，而不是大量使用機器，與大量生產是相反的概念。

十八・同註九，頁103。

十九・引自《小的是美好的》中文本頁19，科技的進步帶給現代人的是閒暇、輕鬆和便捷，但也使人懶惰、渙散、墮落。富裕的生活與犯罪率升高同時並舉。可見適當的勞動是有益的。

二十・E.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Harper and Row, N.Y. and Blond & Briggs, 1973 Abacus. 1975. pp.129-130。

廿一・同註二十。